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祁怀高 李开盛

内容提要：展望 2030 年，东北亚将延续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关键词：东北亚 权力结构 “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模型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美战略竞争 战略选择 预测分析

作者简介：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邮编：200433）；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邮编：200023）^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越菲南海共同开发政策的比较及中国的对策研究”（编号：20BGJ081）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3.4.1

文章编号：2096-0484（2023）04-0001-24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北亚权力结构也正在经历结构性演变。本文将构建“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模型，量化分析冷战结束以来的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并结合该模型对 2030 年前的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做预测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当然，国际关系的预测受诸多

^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其胜提供东北亚国力数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竺轩、宋兴艳、董一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沛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特此致谢。

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难以准确预测的重大突发国际事件的影响,因此本文的预测分析仅为一种尝试,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模型构建

东北亚向西楔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北濒北冰洋,东踞西太平洋岛链。东北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及日本。美国虽然在地理上不属于东北亚,但它在东北亚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也将美国视为东北亚国家。

东北亚地区向来以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复杂性而著称。政治上,美日韩和俄蒙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朝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共存。经济上,该地区包括美日韩发达经济体、中俄新兴经济体和朝蒙经济欠发达国家。军事上,中美俄三大拥核军事强国、拥有强大海军的日本以及自称拥核的朝鲜集中于此。文化上,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东北亚高度的复杂性,导致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却举步维艰、历史渊源深厚却缺乏互信、地区安全问题根深蒂固却缺少地区安全机制等颇为矛盾的特性。^①

冷战结束之际,东北亚权力结构呈现“一超(美)主导三强(俄中日)并存”。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东北亚各国国力对比开始呈现美国“单极弱化”特征。展望 2030 年,东北亚将延续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即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是同属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一层级的世界大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将是第二层级的地区性大国;朝鲜、蒙古则是处于第三层级的地区小国。

本文中的“权力结构”指的是七个东北亚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力量对比。在笔者构建的“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模型中,综合国力由人口规模(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 GDP)、科技实力(人均 GDP)、军事实力(军费开支)这四项指标构成。

人口规模是由人口数量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东北亚七国人口数量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② 经济实力是由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 GDP 使用美元时价计算。东北亚各国(不含朝鲜) GDP 的历史数据

^①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构想》,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年,第 4—6 页;祁怀高、李开盛、潘亚玲、吴其胜:《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8 期,第 133 页。

^②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Rev. 1, July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数据获取时间截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

(1990—2022 年)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①, 2023—2028 年的 GDP 预测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②, 2029—2030 年的 GDP 预测数据为笔者使用 ARIMAX 模型获取。朝鲜 1990—2018 年的 GDP 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③, 2019—2024 年的 GDP 数据来自联合国《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④, 2025—2030 年的预测数据为笔者使用 ARIMAX 模型获取。科技实力是由人均 GDP 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 人均 GDP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和联合国《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军事实力是由军费开支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 东北亚七国军费开支的数据主要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费开支数据库^⑤, 该数据库中的部分估测数据和缺失数据对照战争相关性数据库^⑥ 和美国国务院历年发表的《世界军费开支与武器转让》数据^⑦ 进行补充和完善。2023—2030 年间军费开支的预测数据, 来自美国丹佛大学国际趋势项目数据库。^⑧

笔者采用百分比的方法, 对东北亚七国的国力指数进行量化分析。笔者对“人口数量”“GDP”“人均 GDP”“军费开支” 四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相加并计算平均数, 得出一国在某一年份的国力指数。“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 的计算公式是: $Power_t = (Pop_t + Eco_t + Tech_t + Milt) \div 4$ 。该公式中的“t” 是一个时间变量, 指相应的年份。一国的国力指数范围在 0—1 之间, 代表一国在东北亚七国中的相对国力。比如, 1990 年中国的国力指数是 0.181 (参见表 1), 这表示中国的国力占当年东北亚七国国力总和的 18.1%。0.181 的计算方式如下: 1990 年, 中国的人口数量是 1,153,704,000, 占当年东北亚七国人口总和

① 除朝鲜外的其他东北亚六国 GDP 的历史数据 (1990—2022 年), 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Edi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2023-06-14]。

② 除朝鲜外的其他东北亚六国的 GDP 预测数据 (2023—2028 年), 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Edi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2023-06-14]。

③ U. 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 [2023-06-14]。

④ UN DESA,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3*, Online Edition, Rev. 1, January 2023,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2023> [2023-06-14]。

⑤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23-06-14]。

⑥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s://correlatesofwar.org/> [2023-06-14]。

⑦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https://www.state.gov/world-military-expenditures-and-arms-transfers/> [2023-06-14]。

⑧ University of Denver, International Futures (IFs), August 2022, http://www.ifs.du.edu/ifs/frm_MainMenu.aspx [2023-06-14]。

(1,740,541,000) 的比例为 66.3% (0.663); 1990 年, 中国的 GDP 为 3965.9 亿美元 (按汇率计算), 占当年东北亚七国 GDP 总和 (10 万 3884.3 亿美元) 的 3.8% (0.038); 1990 年, 中国的人均 GDP 为 338.7 美元, 占当年东北亚七国人均 GDP (62258.3 美元) 的 0.5% (0.005); 1990 年, 中国的军费开支为 100 亿 8510 万美元, 占当年东北亚七国军费开支总和 (5803 亿 3120 万美元) 的 1.7% (0.017)。根据计算公式 $Power_t = (Pop_t + Eco_t + Tech_t + Milt) \div 4$, 1990 年中国的国力指数计算如下: $(0.663 + 0.038 + 0.005 + 0.017) \div 4 = 0.181$ 。

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哪些方面?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 东北亚国家将做出怎样的外交政策调整? 2030 年前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是什么? 本文将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二、2030 年前东北亚权力结构将迈向 “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

冷战结束之际东北亚权力结构呈现 “一超主导、三强并存”。1990 年, 美国国力占东北亚七国国力总和的 40.6%, 中国国力占 18.1%, 日本国力占 20.8%, 俄罗斯 (苏联) 国力占 14.2%, 韩国国力占 4.4%, 朝鲜国力占 1.2%, 蒙古国力占 0.6%。(参见表 1)

表 1 1990—2030 年东北亚各国国力数据

年份	国家	人口规模 ^[1] 人口数量 (指数) (0—1)	经济实力 ^[2] GDP (指数) (0—1) (%)	科技实力 人均 GDP (指数) (0—1) (%)	军事实力 ^[3] 军费开支 (指数) (0—1) (%)	综合国力 (指数, 0—1) $Power_t = (Pop_t + Eco_t + Tech_t + Milt) \div 4$
1990	美国	0.142533	0.574016	0.379900	0.527578	0.406007
	中国	0.662842	0.038176	0.005440	0.017378	0.180959
	日本	0.071062	0.307703	0.404157	0.049628	0.208138
	俄罗斯	0.085034	0.049749	0.056266	0.377567	0.142154
	韩国	0.024297	0.027934	0.108019	0.017422	0.044418
	朝鲜	0.011939	0.002821	0.023199	0.010236	0.012049
	蒙古	0.001242	0.000258	0.023018	0.000191	0.006177
2000	美国	0.149196	0.595015	0.399790	0.757899	0.475475
	中国	0.667865	0.069975	0.010342	0.057602	0.201446
	日本	0.066995	0.288388	0.421025	0.114326	0.222683
	俄罗斯	0.077583	0.016152	0.020897	0.023182	0.034454
	韩国	0.024720	0.033462	0.133592	0.034670	0.056611
	朝鲜	0.012346	0.001001	0.008260	0.012259	0.008466
	蒙古	0.001295	0.000066	0.006094	0.000061	0.001879

续表

年份	国家	人口规模 ^[1] 人口数量 (指数) (0—1)	经济实力 ^[2] GDP (指数) (0—1) (%)	科技实力 人均 GDP (指数) (0—1) (%)	军事实力 ^[3] 军费开支 (指数) (0—1) (%)	综合国力 (指数, 0—1) $Power_t = (Pop_t + Eco_t + Tech_t + Milt) \div 4$
2005	美国	0.152393	0.594510	0.403244	0.778944	0.482273
	中国	0.669902	0.104411	0.015831	0.071060	0.215301
	日本	0.065609	0.220286	0.338134	0.068556	0.173146
	俄罗斯	0.073824	0.037283	0.052019	0.042304	0.051358
	韩国	0.024586	0.042617	0.175163	0.034292	0.069164
	朝鲜	0.012373	0.000777	0.006508	0.004797	0.006114
	蒙古	0.001314	0.000115	0.009101	0.000046	0.002644
2010	美国	0.155055	0.507517	0.358047	0.728358	0.437244
	中国	0.671770	0.203487	0.032707	0.120713	0.257169
	日本	0.063832	0.194221	0.327258	0.057018	0.160582
	俄罗斯	0.071374	0.055076	0.084134	0.061258	0.067961
	韩国	0.024322	0.038566	0.170412	0.029393	0.065673
	朝鲜	0.012300	0.000890	0.007933	0.003203	0.006082
	蒙古	0.001347	0.000242	0.019509	0.000057	0.005289
2015	美国	0.156856	0.497090	0.399304	0.621366	0.418654
	中国	0.673468	0.303439	0.056101	0.223166	0.314043
	日本	0.061490	0.121363	0.241121	0.043890	0.116966
	俄罗斯	0.069906	0.037043	0.065794	0.069233	0.060494
	韩国	0.024641	0.040028	0.202762	0.038121	0.076388
	朝鲜	0.012205	0.000721	0.007367	0.004117	0.006103
	蒙古	0.001433	0.000317	0.027550	0.000106	0.007352
2020	美国	0.159008	0.477094	0.394542	0.647919	0.419640
	中国	0.674446	0.336690	0.065315	0.214731	0.322795
	日本	0.059281	0.114373	0.248960	0.042781	0.116349
	俄罗斯	0.068923	0.033711	0.063178	0.051368	0.054295
	韩国	0.024539	0.037258	0.196896	0.038387	0.074270
	朝鲜	0.012243	0.000573	0.006504	0.004721	0.006010
	蒙古	0.001559	0.000302	0.024606	0.000093	0.006640

续表

年份	国家	人口规模 ^[1] 人口数量 (指数) (0—1)	经济实力 ^[2] GDP (指数) (0—1) (%)	科技实力 人均 GDP (指数) (0—1) (%)	军事实力 ^[3] 军费开支 (指数) (0—1) (%)	综合国力 (指数, 0—1) $Power_t = (Pop_t + Eco_t + Tech_t + Milt) \div 4$
2025	美国	0.162461	0.479587	0.430242	0.520069	0.398090
	中国	0.673471	0.373582	0.080866	0.307598	0.358879
	日本	0.057665	0.078884	0.194947	0.051272	0.095692
	俄罗斯	0.067846	0.035996	0.076995	0.071005	0.062961
	韩国	0.024440	0.031187	0.184885	0.045895	0.071602
	朝鲜	0.012445	0.000447	0.005264	0.003898	0.005513
	蒙古	0.001673	0.000317	0.026801	0.000264	0.007264
2030	美国	0.166996	0.453121	0.323213	0.479294	0.355656
	中国	0.671044	0.409045	0.075131	0.357431	0.378163
	日本	0.056200	0.070764	0.290026	0.045083	0.115518
	俄罗斯	0.067068	0.035692	0.081500	0.066958	0.062804
	韩国	0.024322	0.030597	0.189320	0.048088	0.073082
	朝鲜	0.012599	0.000426	0.005274	0.002771	0.005267
	蒙古	0.001772	0.000355	0.035536	0.000376	0.009510

注：[1] 东北亚七国人口的历史和预测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2023-05-04]）。[2] 东北亚各国（不含朝鲜）GDP 的历史数据（1990—2022 年）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2023-05-04]），2023—2028 年 GDP 的预测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9—2030 年的预测数据为笔者使用 ARIMAX 模型获取。朝鲜 1990—2018 年的 GDP 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 [2023-05-04]），2019—2024 年的 GDP 数据来自联合国《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2023> [2023-05-04]），朝鲜 2025—2030 年的预测数据为笔者使用 ARIMAX 模型获取。[3] 东北亚七国军费开支的数据主要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费开支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23-05-04]），该数据库中的部分估测数据和缺失数据对照战争相关性数据库（<https://correlatesofwar.org/>）和美国国务院历年发表的《世界军费开支与武器转让》数据（<https://www.state.gov/world-military-expenditures-and-arms-transfers/> [2023-05-04] [2023-05-04]）进行补充和完善。2023—2030 年间军费开支的预测数据，来自美国丹佛大学国际趋势项目数据库（http://www.ifs.du.edu/ifs/frm_MainMenu.aspx [2023-05-04]）。

从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东北亚七国国力对比呈现“单极弱化”的态势，美国这一“单极”的国力相对下降。美国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从 2002 年的峰值（49.4%）下降到 2020 年的 42.0%。中国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

占比从 2000 年的 20.1% 增加到 2020 年的 32.3%。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中美在相对国力上的差距很大，中国一直未达到美国相对国力的一半。但从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中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军费开支增加，中美在相对国力上的差距开始逐步缩小。

1995 年日本国力占东北亚七国国力总和的 26.5%（峰值），2020 年该占比下降到 11.6%。冷战结束后初期，俄罗斯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曾出现大幅度下降，从 1990 年的占比 14.2% 下降到 1992 年的占比 3.0%。1992 年之后，俄罗斯国力开始缓慢恢复。2000—2020 年，俄罗斯国力曾出现微弱提升，但占比一直未超过东北亚七国国力总和的 10%。韩国的相对国力在 1990—2020 年间稳步提升，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4.4% 增加到 2020 年的 7.4%。朝鲜的国力较弱，其相对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1.2% 下降到 2020 年的 0.6%。蒙古国力较弱，1990—2020 年其相对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在 0.2%—0.8% 之间。（参见表 1 和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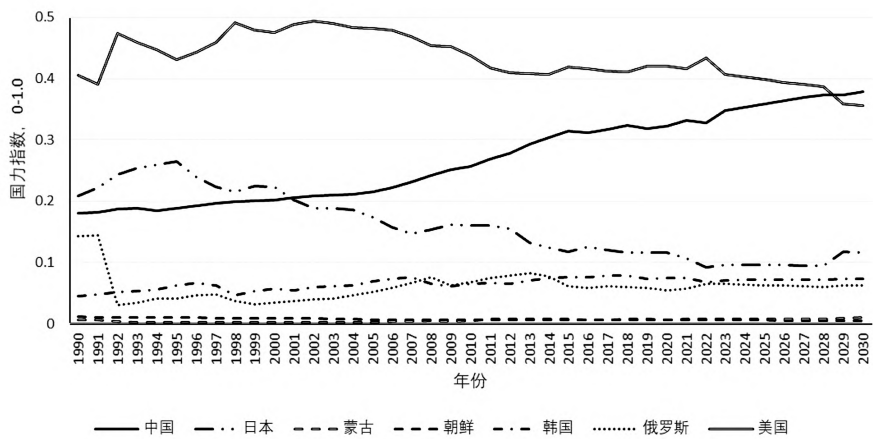


图 1 东北亚各国国力对比（1990—2030 年）

资料来源：同表 1《1990—2030 年东北亚各国国力数据》。数据获取时间截至 2023 年 5 月 4 日。

表 1 和图 1 的数据显示，1990—2020 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国力上追赶和接近美国，东北亚原有的美国“一超”权力结构发生改变。2001 年前后日本国力被中国超越，2010 年日本 GDP 被中国超越。此后，中日国力差距逐渐拉大，日本在东北亚权力结构中下降成为第二层级的地区大国。1992—2020 年俄罗斯的相对国力占比有所上升，但与中美两国国力的差距较大，俄罗斯对东北亚的影响力已远逊于冷战时期。1990—2020 年韩国国力增加明显，已经跻身为第二层级的地区大国。朝鲜和蒙古两国由于经济欠发达和国力弱，因此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的第三层级。（参见表 2）

表 2 2020 年东北亚七国综合国力的排序

层 次		国 家	国力占地区比例 (%)
第一层级	世界大国	美 国	42.0
		中 国	32.3
第二层级	地区大国	日 本	11.6
		俄罗斯	5.4
		韩 国	7.4
第三层级	地区小国	朝 鲜	0.6
		蒙 古	0.7

资料来源：同表 1《1990—2030 年东北亚各国国力数据》。数据获取时间截至 2023 年 5 月 4 日。

根据图 1 的预测分析，东北亚七国国力对比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2020—2030 年）将继续之前的“单极弱化”进程。2020—2030 年，中国和美国的国力将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的第一层级。美国的相对国力占比预测将从 2020 年的 42.0%缓慢下降到 2030 年的 35.6%，而中国的相对国力占比预测将从 2020 年的 32.3%持续上升到 2030 年的 37.8%。中国预测将在 2029 年前后达到美国的国力水平。2020—2030 年，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国力将处于第二层级，俄罗斯在东北亚七国中的相对国力占比预测将在 6%—7%之间，日本的占比预测将在 9%—12%之间，韩国的占比将在 7%左右。2020—2030 年，朝鲜和蒙古的国力将处于第三层级，朝鲜在东北亚七国中的相对国力占比预测将在 0.5%—0.6%之间，蒙古的占比预测将在 0.7%—0.9%之间。（参见图 1、表 1 和表 3）预测到 2029 年左右，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东北亚地区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并显著高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国力。（参见图 1、表 1 和表 3）展望 2023—2030 年，东北亚权力结构将呈现“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态势。

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东北亚国家外交调整的影响有限。首先，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虽然在短期内经济下滑，但其综合国力并未出现剧烈变化。从衡量综合国力的 GDP 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4 月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①，2022 年俄罗斯的 GDP（美元时价）为 2.2153 万亿美元，预测 2023 年为 2.0626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6.9%），预测 2026 年前后俄罗斯 GDP 将重返 2022 年数值。从笔者构建的“东北亚国家国力

① 除朝鲜外的其他东北亚六国 GDP 的历史数据（1990—2022 年），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Edi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2023-06-14]。

表 3 2029 年东北亚七国综合国力的排序

层 次		国 家	国力占地区比例 (%)
第一层级	世界大国	美 国	35.9
		中 国	37.4
第二层级	地区大国	日 本	11.7
		俄罗斯	6.3
		韩 国	7.3
第三层级	地区小国	朝 鲜	0.5
		蒙 古	0.9

资料来源：同表 1 《1990—2030 年东北亚各国国力数据》。数据获取时间截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

模型”来分析，2022—2030 年，俄罗斯国力在东北亚七国中的占比将在 6.0%—6.6%之间，总体稳定。

其次，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调整产生了短期的间接影响，但长远影响有限。从短期来看，俄罗斯加强了与中国的背靠背合作，美国借机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来试图共同制衡中俄。但从长远来看，美日韩三边合作制衡中国不会取得成功，中俄关系不会发展成为同盟关系，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危机后与美日韩努力改善关系。

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调整影响总体可控的原因在于：（1）中美战略竞争是目前东北亚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和第三层级的朝蒙都是围绕中美战略竞争进行外交调整；（2）乌克兰危机发生地点与东北亚核心地带有着一遥远的地理距离；（3）俄罗斯在东北亚权力结构中处于第二层级，俄罗斯对其他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力有限。

三、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

随着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2020—2030 年）东北亚权力结构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其核心特征。美国仍将竭力维护其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但其能力和信心将减弱；中国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竭力保持其综合国力的上升势头，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力量对比的缩小及由此引起的权力转移态势，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在东北亚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军事竞争、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的竞争、“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的竞争这三个方面。

（一）美国在东北亚的对华军事竞争

东北亚和西太平洋是美国开展对华军事竞争的两个主要地区。美国在这两个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事基地。其中，美国在韩国部署了 2.85 万名军人，在日本部署了 5 万名军人，在关岛部署了 1.2 万名军人。^①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态势，将使得美国继续在东北亚地区部署重兵。同时，美国在东北亚的军力部署，也着眼于应对潜在的朝鲜半岛冲突和台海冲突，并应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潜在军事行动。

美国为了获取在东北亚的战略优势，积极发展各类中程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系统。^② 美国军队瞄准在 2023 年后建成多域覆盖、多平台列装的高超音速打击体系这一目标，密集开展高超音速武器飞行试验，加快研制部署进程。中国则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发展，增强了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近年来，美国在东北亚推动部署中程导弹，而中国则予以坚决反对。2019 年 2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试图在东北亚找到合适的国家去部署其中程导弹。^③ 2017 年 3 月美国开始在韩国推进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进程，预期将于 2024 年全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后，中国的弹道导弹发射将可能被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侦测到。中国对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坚决反对，也希望韩国、日本等国家不要允许美在其领土部署中程导弹。^④

（二）东北亚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的竞争

东北亚同时存在着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两种体系的倡导国（主导国）、参与国、理论指导等存在重大区别（参见表 4）。多边合作体系和双边同盟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的张力关系表现为：多边对单边、多极对单极、经贸手段对军事手段。^⑤

① Andrew Yeo and Michael E. O'Hanlon,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Overseas Basing in East Asia a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February 2023, p. 3,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3/02/FP_20230207_east_asia_basing_ohanlon_yeo.pdf [2023-06-14] .

② Kelley M. Saylor, "Hypersonic Weapon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February 2023, <https://sgp.fas.org/crs/weapons/R45811.pdf> [2023-06-22]; Choi Kang, Shin Beomchul and Kang Jae-Kwang, "The Shifting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and Our Responses," The Asi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September 30, 2019, <http://en.asianinst.org/contents/the-shifting-environment-in-northeast-asia-and-our-responses/> [2023-06-14] .

③ Choi Kang, Shin Beomchul and Kang Jae-Kwang, "The Shifting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and Our Responses," The Asi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September 30, 2019, <http://en.asianinst.org/contents/the-shifting-environment-in-northeast-asia-and-our-responses/> [2023-06-14] .

④ 参见《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就〈中导条约〉等军控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 年 8 月 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686553.shtml [2023-06-14] .

⑤ 参见祁怀高：《新中国 70 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6 期，第 57 页。

表 4 东北亚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比较

	多边合作体系	双边同盟体系
倡导国（主导国）	中 国	美 国
参与国	整个区域内的国家	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日、韩）
开放或封闭	保持开放性	封闭和排他性
理论指导	多边主义	同盟理论
体系稳定之源	共有利益和国际机制	权力优势或权力平衡
两种体系的关系	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的“张力”始终存在	

资料来源：祁怀高：《新中国 70 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6 期，第 58 页。作者对表格做了相应更新。

中国是东北亚多边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比如，中国希望推动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呼吁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半岛实现停和机制转换等。在综合性（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卫生、打击跨国犯罪和网络空间等众多领域，都可以看到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已达成一系列的多边制度安排（参见表 5）。^①

表 5 中国参与的东北亚多边制度

议题领域 \ 指标		成立 （提出） 时间	功能与 领域	行为主体 性质	参与国家（成员）
综合性	东亚峰会	2004 年 11 月	就东亚战略、政治和经济议题交换意见	政府间	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美国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	2011 年 9 月	为三国合作和交流提供支持	政府间	中国、日本、韩国
安全	上海合作组织	2001 年 6 月	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政府间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

^① 参见祁怀高：《新中国 70 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第 48 页。

续表

议题领域 \ 指标		成立 (提出) 时间	功能与 领域	行为主体 性质	参与国家 (成员)
安全	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 会议	1992 年 10 月	就亚洲地区安全 问题进行对话与 磋商	政府间	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埃及、 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泰国、韩 国、约旦、阿联酋、越南、伊拉克、 巴林、柬埔寨、卡塔尔、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科威特
	六方会谈机制	2003 年 8 月	旨在解决朝鲜核 问题的系列谈判	政府间	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 美国
	亚太安全合作 理事会	1993 年 6 月	亚太安全与对话 合作机制	二轨	21 个成员理事会：澳大利亚、文莱、 柬埔寨、加拿大、中国、欧盟、印 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韩 国、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巴 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 新加坡、泰国、美国、越南
	中日韩安全合作 国际研讨会	2015 年 4 月	探讨中日韩安全 合作	二轨	中国、日本、韩国
经济	《建设中蒙 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	2016 年 6 月	实施经济合作 项目	政府间	中国、俄罗斯、蒙古
	图们江区域 合作	1991 年 7 月	图们江区域国际 合作开发项目	政府间	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
	中国—东北亚 博览会	2005 年	区域六国参与的 国际性博览会	博览会	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 蒙古
环境	东北亚环境 合作机制	1993 年	区域性环境合作 机制	政府间	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 蒙古
	中日韩三国 环境部长会议	1999 年	三国环境合作 会议	政府间	中国、日本、韩国
	东亚海环境 管理伙伴 关系计划	1993 年 11 月	通过整体性管理 方案保护东亚海 环境	政府间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海事组织、文 莱、柬埔寨、中国、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朝 鲜、韩国

续表

议题领域 \ 指标		成立 (提出) 时间	功能与 领域	行为主体 性质	参与国家 (成员)
环境	西北太平洋 行动计划	1994 年 9 月	管理西北太平洋 的海岸和海洋 环境	政府间	朝鲜、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
	东北亚海洋 保护区网络	2013 年	12 个海洋保护区 组成的网络	网络平台	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
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 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	1951 年	防治该地区流行 病、提供公共卫 生等	国际组织	37 个成员国和地区
打击 跨国 犯罪	东盟与中日韩 打击跨国犯罪 合作机制	2004 年 1 月	打击跨国犯罪 合作	政府间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
网络 空间	亚非法协网络 空间国际法 工作组	2015 年 4 月	网络空间国际法	国际法 合作 平台	亚非法协现有 47 个成员国，由亚洲 和非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组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双边同盟是其东北亚战略的关键所在。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不仅是为了威慑朝鲜，也是为了制衡中国。2021 年 1 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韩三边合作得到显著加强，内容涉及对朝政策、制衡中国、东北亚安全乃至更广泛的亚太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借机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来试图共同制衡中俄。但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深度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韩国内部共识不足、日韩关系短板依旧等，这导致三边合作制衡中国不会取得成功。^①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美国预期仍会坚持其双边同盟政策，并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与此同时，美国会小心翼翼地看待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有可能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框架保持高度警惕。

（三）“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

^① 参见张弛：《美日韩三边合作核心目标转向：从应对“朝核威胁”到“牵制中国”》，《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3 期，第 59—60 页。

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将努力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①2016 年 6 月,中蒙俄三国制定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②建设该经济走廊,将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各自发展战略对接,并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2017 年 6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制定并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该合作设想提出,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③这条蓝色经济通道连接东北亚国家(韩、日、俄)的沿线港口,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制衡“一带一路”倡议。2017 年 11 月,特朗普访问东南亚时提出要促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④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发布,该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三个潜在威胁的国家,诬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⑤《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强调美韩同盟是“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强调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对印太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蒙古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印太伙伴。^⑥2020 年 1 月,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提交国会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美国批评中国正把印太带向一个更封闭和不自由的未来,这将影响美国极为重要的利益。^⑦2022 年 5 月,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以填补“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短板,日本和韩国都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⑧

中国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暗含遏制中国的陷阱。2022 年 5 月,中国国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5 年 5 月 8 日签署),新华网,2015 年 5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c_127780866.htm [2023-06-14]。

②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2016 年 6 月 23 日签署),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609/t20160912_962194.html [2023-06-14]。

③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7 年 6 月 19 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11/W020190905503558343819.pdf> [2023-06-14]。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His Trip to Asia,” November 15,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trip-asia/> [2023-06-14]。

⑤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p. 7,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23-06-14]。

⑥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pp. 21-46.

⑦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for Congress as Mandated by the FY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January 28, 2020,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2023-06-14]。

⑧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023-06-14]。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就是一个煽动对抗的战略,就是一个破坏和平的战略。^①日本学者山崎周认为,中国把“印太战略”视为美国强权政治的一个表现,认为美国试图借“印太战略”妨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②如果美国把“印太战略”作为干扰“一带一路”甚至遏制中国的工具,中国对此当坚决反对。

“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对日韩的东北亚经济合作政策产生了复杂影响。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东北亚盟友也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在特定条件下日本将与“一带一路”开展合作。^③2018年5月,中日签署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韩国文在寅政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0年1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将继续加快其“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和推进步伐。^④

当前,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和韩国尹锡悦政府加强了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合作力度,“俱乐部化”趋势明显,这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日韩与中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竞争加强。中日韩自贸区、大图们江倡议合作机制等的推进难度加大。^⑤但考虑到“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华而不实,无法满足日韩的经济需求,美国拉拢日韩对抗“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四、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调整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处于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东北亚国家都将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尽管受制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结构,但第二层级的国家相对于第三层级的国家而言,战略选择空间会更大一些。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谋求它们的地区性利益。朝鲜和蒙古由于相对国力弱小,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

① 参见《王毅谈对印太概念的看法》,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2日, https://www.fmprc.gov.cn/wjzhhd/202205/t20220522_10690865.shtml [2023-06-14]。

② Yamazaki Amane, “The PRC’s Cautious Stance o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 20, No. 4, February 28, 202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prcs-cautious-stance-on-the-u-s-indo-pacific-strategy/> [2023-06-14]。

③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 “‘Asia’s Dream: Linking the Pacific and Eurasia’ –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Banquet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Asia,” June 5, 2017, https://japan.kantei.go.jp/97_abe/statement/201706/1222768_11579.html [2023-06-14]。

④ 参见《文在寅:将加快韩国发展战略规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新华网,2020年1月14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14/c_1125461650.htm [2023-06-14]。

⑤ 参见王彦军:《俄乌冲突与日本区域合作战略新调整》,《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19页。

（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调整：短期拉近俄中关系但长期将在中美间求平衡

历史上，俄罗斯的外交重心是在欧洲。2010 年，俄罗斯宣布其“转向东方”政策，此后东北亚在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对俄罗斯而言，“转向东方”绝非权宜之计，与东北亚国家发展积极有效的关系将影响俄未来的长远发展。2030 年前俄罗斯的东北亚外交政策重点预期将包括以下两方面。

1. 短期内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

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战略、经济、金融和技术伙伴。未来，俄仍将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美国已将中国而非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但俄美重启关系并非易事，因为美国政界精英对俄罗斯的敌意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减少，2022 年 2 月升级的俄乌冲突，导致俄美关系恶化。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加强了与中国的背靠背合作。但由于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展成为同盟关系。此外，俄罗斯将大力发展与独联体国家、印度的关系，从而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平衡提供保障。未来乌克兰危机缓解后，俄与美欧日将努力改善关系。长期来看，俄最重要的外交原则将很可能是在未来的中美“两个世界大国”格局中保持平衡。

2. 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借助东北亚国家力量以发展其远东地区

俄罗斯自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旨在吸引投资发展其远东地区。截至 2022 年 9 月举办的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俄远东吸引了 2729 个项目落地，其中 525 个项目已投产使用，俄远东地区已获得约 2.7 万亿卢布的投资。^①其中，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是俄发展远东的主要经济伙伴。来自中国的投资占俄远东地区吸引外资的 71%（330 亿美元）。^②2023 年 6 月起，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港）纳入中国吉林省的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范围，对于中俄发展互联互通物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与日本存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主权争议，俄的目标是在不丢失领土主权的同时，积极吸引来自日本的投资和贸易。俄罗斯把韩国视为其发展远东地区的潜在重要经济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甚至达成了俄韩朝三边经济合作的共识。^③未来，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预期仍将在俄远东地区发展扮演重

① Eastern Economic Forum, “About Eastern Economic Forum,” <https://forumvostok.ru/en/about-the-forum> [2023-04-27] .

② Xinhua, “Interview: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China Flourishes in Far East, Says Minister,” 4 September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9/04/e_138365008.htm [2023-06-14] .

③ Yonhap, “Moon, Putin Agree on Need fo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N. Korea,” April 29, 2018,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80429000277> [2023-06-14] .

要的经济角色。

（二）日本的外交政策调整：从积极和平主义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2020—2022 年，日本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即从安倍政府时期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调整为岸田政府时期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日本出现这一外交政策大调整的原因有三：（1）日本判断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大危机。在这个国际背景判断下，之前的和平主义外交已经不合时宜，日本需要采取现实主义外交，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和维持大国权力均势。（2）日本认为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威胁”更趋严重。日本臆断的中国“威胁”来自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加和中国加大两岸统一的力度，认为近年来朝鲜多次发射导弹，包括 2022 年 3 月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这对缺乏反击能力的日本构成了安全威胁。（3）乌克兰危机诱发了日本“战略躁动”。日本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与威胁，日本把对其认知逻辑牵强附会到东亚地区，臆断东亚亦会出现“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现实可能。

1. 借助日美同盟和“志同道合”国家来确保安全和制衡中国

面向 2030 年，日本将继续借助日美同盟和“志同道合”国家来确保其安全和制衡中国。岸田政府自 2021 年执政后，除了在传统安保领域加强日美合作和积极参与美国“印太战略”外，还在经济安全和科技领域加强了日美合作。比如，日美在 2022 年 7 月召开了首次经济版“2+2”会议，制定了包括强化新一代半导体、确保供应链安全等行动计划。同年 8 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推进“全球初创企业园区倡议”办公室，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密切合作。^① 岸田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益趋同。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问题专家杰弗里·霍尔农（Jeffrey Hornung）认为：“在对华问题方面，美日两国就政策及战略的部署推进已近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状态。”^② 岸田政府还加强与地区内“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比如，日本不仅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之一，还进一步巩固和夯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注重推动与印尼、越南、菲律宾双边关系深化等。

2. 既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又与中国开展务实经贸合作

2030 年前日本对华政策预期将一方面继续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另一方面开展与中国的务实经贸合作。日本于 2022 年 12 月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三份安保战略文件（简称“安保三文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Global Startup Campus (GSUC) Initiative,”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05841.pdf> [2023-06-14].

^② 转引自伊宁、吴怀中：《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25 页。

件”)。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称中国对外姿态和军事活动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①日方做出的对华定位,将使其安全政策中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增强。未来,日本可能继续在领土争端、海洋安全等方面挑起两国安全矛盾,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②但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经贸、低政治关联的技术领域仍有深厚广泛的共同利益。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2 年中日贸易额为 3574.24 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为 1844.97 亿美元,日本从中国进口额为 1729.27 亿美元。^③日本连续六年保持贸易顺差。在技术领域,由于中美科技竞争和日本政府的限制,日本企业开始在与高政治关联的少数尖端技术领域限制与中国企业合作。但在低政治关联的技术领域,比如环保技术、低碳技术、医疗技术、农业技术等,中日企业合作空间仍非常广阔,日本企业对华合作意愿和市场需求仍大。未来短期内,中日两国政府仍无意使双边关系走向完全对抗,比如岸田文雄表达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一起在亚太地区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愿望。^④如果未来中日能够实现政府间高层往来与务实合作,在中日经贸合作这一正面因素作用下,中日关系不会下滑到对抗程度。

3. 对低层级国家采取有区别的“精细化”外交政策

对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其他国家(俄韩)和第三层级国家(朝蒙),岸田政府采取了有区别的“精细化”外交政策,预期在 2030 年前仍有可能维持这一政策。对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罗斯,岸田政府改变了安倍政府时期的对俄政策,立场更趋强硬。在俄乌冲突中,岸田政府明确支持乌的政治立场,加入对俄“制裁联盟”,重新将俄界定为“安全威胁”。对同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韩国,岸田政府则联手尹锡悦政府,重启日韩关系,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三层级的朝鲜,岸田政府对内有针对性地积极推进防卫力量及法律、体制整备,对外联手美韩并同中俄沟通,力求形成对朝鲜的整体外部压力态势。^⑤对同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三层级的蒙古,则被岸田政府视为“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积极开展合作。日本

① 参见《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发布安保战略三文件涉华消极内容发表谈话》,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2022 年 12 月 16 日, http://jp.china-embassy.gov.cn/sgkxnew/202212/t20221216_10991313.htm [2023-06-14]。

② 参见黄贝、金子真:《中日关系的改善困境与恶化限度》,《国际政治科学》2023 年第 2 期,第 169 页。

③ 参见《2022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2023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4807727/index.html> [2023-06-14]。

④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Japan, “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January 13, 2023, 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_00005.html [2023-06-14]。

⑤ 参见朱海燕:《日本“岸田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5 期,第 38、39 页。

对俄朝强硬和对韩蒙友好的有区别“精细化”外交政策，预期在 2030 年前仍有可能保持。

（三）韩国的外交政策调整：提升战略自主性

在第二层级的东北亚三国中，韩国对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动最为敏感。在未来的东北亚“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结构和中美战略竞争中，韩国将努力提升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尽可能地规避对其带来重大安全挑战的事态。基于此，21 世纪第三个十年韩国将有可能采取如下外交政策。

1. 运筹对美对华的“两个世界大国外交”以提升韩国的战略自主性

尹锡悦政府及未来的韩国政府仍将坚持韩美同盟，但韩国将不会同意形成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目前的尹锡悦政府把发展韩美关系作为重点，不能简单视为对美“一边倒”，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并未脱离“立足于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①尹锡悦政府希望发展“相互尊重”的韩中关系，在涉华问题上仍相对谨慎，两国经贸关系仍非常紧密。预期未来的韩国政府将积极谋求改善因部署萨德受损的韩中关系，也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某种“静观其变”的策略，以减少中美竞争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力争在东北亚以至更广泛的地区事务中提出倡议

如卢武铉于 2005 年提出“东北亚均衡者外交”，李明博于 2009 年提出“新亚洲外交构想”，朴槿惠于 2013 年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文在寅于 2017 年提出“东北亚+责任共同体”国政战略。尹锡悦在 2022 年提出将韩国打造为“全球枢纽国家”。尹锡悦政府的“全球枢纽国家”倡议过于宏大，超越了韩国在东北亚权力结构中的实力地位。和同处于东北亚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日本相比，韩国的外交影响力和资源都要小得多。对尹锡悦政府而言，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可信赖枢纽国家和扮演好东北亚安全合作协调者的角色，将比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更为务实。

韩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试图提升战略自主性，但将受制于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和朝鲜半岛局势。如果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半岛局势紧张，韩国的区域自主性选择空间就会严重受限。鼓励韩国提升战略自主性并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四）朝鲜的外交政策调整：追求国家安全

朝鲜的根本动机是追求国家安全，但其战略由强调“先军政治”和“核经并举”转向“经济建设”路线。金正恩自 2011 年年底执政后，一方面加大在核导能力方面的推进力度，在其执政期间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验，

^① 参见朱旭、韩文超：《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但另一方面,金正恩力主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综合实力以有效维护朝鲜的国家安全。2022 年朝鲜经济(实际 GDP)增长了 1.5%,扭转了 2020 年(-4.5%)和 2021 年(-1.6%)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2023 年和 2024 年,朝鲜的实际 GDP 预测都将各增长 1.1%。^①

2018 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开始出现缓和。2018 年 6 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该声明的主要内容为:特朗普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致力于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和美国致力于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朝美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等。^②2018 年 3 月、5 月、6 月和 2019 年 1 月,金正恩四次访华,拉近了和中国的关系。2018 年,朝韩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晤,朝韩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同年 4 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③

尽管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但朝鲜与美韩之间的矛盾很难短期内化解。2022 年 8 月,韩国尹锡悦政府提出对朝“大胆构想”,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和经济援助的两手,推动朝鲜回归无核化谈判。^④尹锡悦政府对朝强硬政策,引发朝鲜方面的批评。2021 年 4 月,拜登政府宣布采取“精准的务实策略”开展对朝外交。在拜登政府的外交议程中,朝鲜事务的排序不高。因此,朝美在未来短期内开展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不大。^⑤联合国安理会从 2006 年 7 月至 2023 年 3 月先后通过 25 个涉朝决议,谴责朝鲜的核导试验、对朝施加制裁。^⑥未来,朝鲜将大力发展与中俄的传统关系,建立新型朝美关系,推动美国解除对朝制裁。

① UNCTAD,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3*, January 2023, p. 127,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2023> [2023-06-14] .

②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hairman Kim Jong Un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Singapore Summit,” June 12,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united-states-america-chairman-kim-jong-un-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korea-singapore-summit/> [2023-06-14] .

③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Korea, “Panmunjom Declaration on Peace, Prosperity and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pril 27, 2018, <http://english1.president.go.kr/BriefingSpeeches/Speeches/32> [2023-06-14] .

④ 参见韩国统一部:《尹锡悦政府的统一与对朝政策》,第 8—9 页, <https://www.unikorea.go.kr> [2023-06-14] .

⑤ Hyun-wook Kim, “A Korean Perspective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North Korea Policy,” *Stimson Policy Memo*,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stimson.org/2022/a-korean-perspective-on-the-biden-administrations-north-korea-policy/> [2023-06-14] .

⑥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UN Documents for DPRK (North Kore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un_documents_type/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s/page/1?ctype=DPRK+%28North+Korea%29&ctype=dprk-north-korea#038;ctype=dprk-north-korea [2023-06-23] .

（五）蒙古的外交政策调整：开展“第三邻国”外交

蒙古在东北亚权力结构中处于第三层级。蒙古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有着重要地缘战略价值。蒙古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是优先发展同中俄两大邻国关系。蒙古与中俄这两大近邻加强关系，并不意味着蒙古将与中国、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大国结盟，相反，蒙古将最大可能地增进与中俄的均衡关系。^①

在与中俄发展关系的同时，蒙古也积极实施“第三邻国”政策来丰富其外交关系。“第三邻国”包括日本、印度、美国、土耳其、德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包括联合国、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②蒙古通过“第三邻国”政策，努力将其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利益联系起来。蒙古“第三邻国”政策的目的是，创建一种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以确保蒙古的财富、国家安全和繁荣不仅仰赖于中俄两个邻国，而且依赖于“第三邻国”的战略利益和相互依存。^③

从蒙古开展“第三邻国”的外交实践来看，美国和日本是蒙古最为重要的两个“第三邻国”。^④蒙古视美国为重要的“第三邻国”的原因是，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平衡中俄。2019年7月，蒙古与美国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拜登政府极力拉拢蒙古，如白宫于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把蒙古列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蒙古视日本为主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国和战略合作伙伴国。日本自1977年就开始在《蒙日经济合作协定》框架下对蒙开展政府开发援助（ODA）。2010—2018年，日本对蒙古的ODA达13.426亿美元，占同期蒙古获得外国援助的47.7%。^⑤2022年11月，蒙日建立“和平与繁荣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制定《蒙日和平与繁荣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十年行动纲领。在“第三邻国”的口号下，蒙古在东北亚地区还注重发展对韩国的关系。未来，蒙古有可能在东北亚地区多边框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① Jargalsaikhan Enkhsaikhan, “Mongolian Foreign Policy: A Small State with Big Aspirations,” *East Asia Forum*, April 2, 2014,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4/04/02/mongolian-foreign-policy-a-small-state-with-big-aspirations/> [2023-06-14].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Third Neighbors,” <https://mfa.gov.mn/en/diplomatic/56715/> [2023-06-2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Third Neighbors,” <https://mfa.gov.mn/en/diplomatic/56715/> [2023-06-23]; Jargalsaikhan Enkhsaikhan, “Mongolian Foreign Policy: A Small State with Big Aspirations,” *East Asia Forum*, April 2, 2014.

③ D. Ulambayar,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Issues and Mongolia’s ‘Third Neighbor’ Policy,” *ERINA Report*, No. 114 (November 2013), p. 49.

④ Bayasgalan Sanalkhunde, “Third Neighbor Policy Concept in Mongolia’s Geopolitics,”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2 (2021), p. 91.

⑤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valuation of Japan’s ODA to Mongolia,” March 2021, <https://www.mofa.go.jp/policy/oda/evaluation/FY2020/pdfs/mongolia.pdf> [2023-06-23].

五、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

维护东北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保障。对中国而言，2030 年前的东北亚战略选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美国力日益接近，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这段时期将更趋激烈。美国利用日韩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心理和 2022 年激化的俄乌冲突，发展美日韩三边关系，试图在东北亚构建针对中俄的阵营。中国则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发展各具特色的双边关系，在东北亚建立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特别注重与俄罗斯在自主的基础上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但中国会谨慎处理自主与协作的关系，避免东北亚地区出现阵营对抗。^① 习近平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原则，指明了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② 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严重的对抗与冲突，笔者认为中国可采取一种对美机制化制衡策略。机制化制衡是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软制衡”方式，其做法是，中国努力促进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避免中美经济“脱钩”，同时通过共同参加国际机制来追求自身安全和制衡美国。^③ 同时，中国也将努力创造中美在东北亚的合作机会。在公共卫生、预防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等领域，中美在东北亚都有着合作机会。未来，中美在东北亚的互动关系将呈现既竞争又合作态势。避免出现“新冷战”格局，应成为包括中美在内的东北亚各国的共识。

（二）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并非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的长远战略选择。中俄在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俄也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的事件中支持对方。中俄之间密切协作，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过，中俄在地区层面存在一些适度的地缘政治竞争，比如俄罗斯对越南的政策、中俄在中亚的竞争、两国在北极的行为等。^④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从

① 参见顾炜：《中美俄欧战略互动中的自主与协作——兼论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3 期，第 31—32 页。

② 参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驻美国大使谢锋在美经贸委会欢迎活动上的主旨演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2023 年 6 月 8 日，http://us.china-embassy.gov.cn/dshd/202306/t20230608_11091416.htm [2023-06-14]。

③ Huaigao Qi, “China-U. S.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June 2019, pp. 1-19.

④ Alexander Korolev, “Systemic Balancing and Regional Hedging: China - Russia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9, No. 4 (2016), pp. 390-391.

削弱美在东北亚的主导权的角度来看,中国预期将在发展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同时,尽可能照顾俄罗斯关切。总之,未来中国仍需尊重俄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努力加深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

(三) 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

中国将把振兴东北地区战略与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相结合,并积极落实《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中国将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积极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中国将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中日韩+X”合作。中国将鼓励朝鲜融入东北亚经济合作进程,从而在东北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四) 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的地区安全机制

未来时机成熟时,中国可把朝核问题解决作为一个突破口,推动签订朝鲜半岛和平协定,以替代临时性的停战协定。中国在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将倾向于把东北亚各方关切放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谈判中做一揽子解决。如果要在东北亚构建一个持久的和平机制,就必须采取多边主义方式,容纳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中、俄、日、朝、韩、蒙),以及让美国参与其中。笔者建议,东北亚国家可以讨论未来建立一个“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组织”(Northeast Asia Peace and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NEAPCO)的可能性。^①

(五) 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中国将继续倡导“和而不同”的地区观念,以增进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互信。笔者认为,考虑到东北亚大部分国家在历史上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可把“大同”“和谐”“礼治”等儒家精华理念与21世纪东北亚发展趋势结合,创新性地提出能被东北亚国家广泛接受的地区合作新理念。^②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可被视为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的一种方案。

六、结语

2030年前,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根据笔者构建的“东北亚国家国力数据”模型推算,2020—2030年期间,中国的国力预测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2029年左右达到美国的国力水平。21世纪第三个十

^① 笔者参考了俄罗斯学者格利高理·托拉雅 (Georgy Toloraya) 的观点,参见: Georgy Toloraya, “Russia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 Cooperation,” December 2013, <http://www.cscap.org/uploads/docs/Related%20Research/9GCRussiaAndNEASec&Coop-GeorgyToloraya.pdf> [2023-06-14]。

^② 参见祁怀高、李开盛、潘亚玲、吴其胜:《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154页。

年，中国和美国的国力将处于第一层级；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国力将处于第二层级；朝鲜和蒙古的国力将处于第三层级。展望 2030 年，东北亚权力结构很可能呈现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态势。2022 年升级的俄乌冲突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

在这一权力结构的演变背景下，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东北亚权力结构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战略竞争。美国视东北亚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关键地区之一，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则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发展与其他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努力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体现为美国对华军事竞争、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的竞争、“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三个方面。中美虽然在东北亚存在战略竞争，但仍存在重大的合作机会，两国都需要找到正确相处之道，避免陷入对抗冲突。

面对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处于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东北亚国家都将做出相应的外交政策调整。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谋求它们的地区性权力，主要做法是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俄罗斯在短期内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俄罗斯将在中美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俄也将努力吸引东北亚国家的投资以发展其远东地区。日本的外交政策调整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将继续借助日美同盟和“志同道合”国家来确保其安全，日本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务实经贸合作，日本对韩蒙采取友好政策的同时也对俄朝采取强硬政策。韩国将运筹对华平衡外交，以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朝鲜将努力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在保持与中俄传统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发展新的朝美关系。蒙古预期仍将优先发展同中俄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同时又在平衡两国影响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第三邻国”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维护东北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外部环境保障。2030 年前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和集体身份认同。

（收稿日期：2023-06-30，责任编辑：魏 涵）

Abstracts

Northeast Asia's Shifting Power Structure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Predictive Analysis for the 2030s / Qi Huaigao and Li Kaisheng / 1

The Northeast Asian power structure demonstrates a weakening unipolarity of the U. S. , which in the 2030s will evolve into a power structure with “multilateral co-opetition of two major powers (China and the U. S.) and three regional powers (Russ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i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shifting power structure in Northeast Asia, whil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shifting power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hifting power structure, Japan, Russia, and ROK, which occupy the second tier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wer structure, will pursue regional power diplomacy and regional interests. The DPRK and Mongolia, whose national power is relatively weak, occupy the third tier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wer structure, and will seek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mes and promote national security.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for Northeast Asia in the next decade are likely to include five aspects: First,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and achieve a strategic balance with the U. S. ; Second, to maintain friendly and close strategic ties with Russia; Third, to a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other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urth,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that includes all the Northeast Asian states; and Fifth, to construct a collective NEA identity.

Keywords: Northeast Asia; power structure; model of national power index of the NEA states; 2030s; China-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strategic choices; predictive analysis

From Hegemonic Decline to the Emergence of Minilateralism – A Study of the U. S. -led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 Ma Bo / 25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minilateralism, a compact form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valuates its execution and imp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 a diplomatic initiative involv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 as its primary case study. The United States' impetus for spearheading this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o rally its allies and partner nations, aiming to counteract China's growing regional influence. It employs a less-than-perfect, yet pragmatic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address potential weaknesses. While minilateralism may compensate for certain inadequacies of existing bilateral and broader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t comes with its own intrinsic limitations. These potential roadblocks could significantly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US-led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itiative, presenting various challenges.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small multilateralism; Quadripartite Security Dialogue; China US relations